

红岩

第一章

抗战胜利纪功碑浓黑，隐设在灰蒙蒙的雾海里，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山城，被浓云迷雾笼罩着。这个阴沉沉的早晨，把人们带进了动荡年代里的又一个年头。

在这变态繁荣的市区里，尽管天色是如此晦暗，元旦的街头，还是照例挤满了行人。

“卖报，卖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赤脚的报童，在雾气里边跑边喊：“看1948年中国往何处去？……看美国原子军事演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卖报声里，忽然喊出这么一句：“看警备司令部命令！新年期间，禁止放爆竹，禁止放焰火，严防火警！”

在川流不息的人海里，一个匆忙走着的青年，忽然听到“火警！”的叫喊声，当他转过头来看时，报童已经不见了，只是在人丛中传来渐远渐弱的喊声：“快看本市新闻，公教人员困年关，全家服毒，留下万言绝命书……”

这个匆忙走着的青年，便是余新江。今天，他没有穿工人服，茁壮的身上，换了一套干干净净的蓝布中山装。的眉下，深嵌着一对直视一切的眼睛；他不过二十几岁，可是神情分外庄重，比同样年纪的小伙子，显得精干而沉着。听了报童的喊声，他的眉头微微聚缩了一下，更加加快脚步。两条硕长的胳膊，急促地前后摆动着，衣袖擦着衣襟，有节奏地索索发响。不知是走热了，还是为了方便，他把稍长一点的袖口，挽在胳膊上，露出了一长截黝黑的手腕和长满茧巴的大手。

穿过这乱哄哄的街头，他一再让过喷着黑烟尾巴的公共汽车。这种破旧的柴油车，轧轧地颠簸着，发出刺耳的噪音，加上兜售美国剩余物资的小贩和地摊上的叫卖声，仓皇皇的人力车案的喊叫声和满街行人的喧嚣声，使节日的街头，变成了上下翻滚的一锅粥。

余新江心里有事，急促地走着。可是，满街光怪陆离的景色，不断地闯进他的眼帘。

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商场、银行、餐馆、舞厅、职业介绍所和生意畸形地兴隆的拍卖行，全都张灯结彩，高悬着“庆祝元旦”“恭贺新禧”之类的大字装饰。不知是哪一家别出心裁的商行带头，今年又出现了往年未曾有过的新花样：一条条用崭新的万元大钞结连成的长长彩带，居然代替了红绿彩绸，从雾气弥漫的一座座高楼顶上垂悬下来。有些地方甚至用才出笼的十万元大钞，来代替万元钞票，仿佛有意欢迎即将问世的百万元钞票的出台。也许商人算过帐，钞票比红绿彩绸更便宜些？可惜十万元钞票的纸张和印刷，并不比万元的更大、更好，反而因为它的色彩模糊，倒不如万元的那样引人注目。

微风过处，这些用“法币”作成的彩带满空飞舞，哗哗作响。这种奇特景象似乎并不犯讳，所以不象燃放爆竹和焰火那样，被官方明令禁止。

余新江不屑去看更多的花样，任那些“新年大贱卖，不顾血本！”“买一送一，忍痛牺牲！”的大字招贴，在凛冽的寒风中抖索。谁也知道，那些招贴贴出之前，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标签上都增加了个“0”；而且，那些

招贴的后面，谁知道隐藏着多少垂死挣扎、濒于破产的苦脸？

几声拖长的汽车喇叭，惊动了满街行人，也惊散了一群抢夺烟蒂的流浪儿童。这时，纪功碑顶上的广播喇叭里，一个女人的颤音，正在播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余新江不经意地回头，只见一辆白色的警备车，飞快地驶过街心，后面紧跟着几辆同样飞驰的流线型轿车。轿车上插着星条旗，涂有显眼的中国字：“美国新闻处”。这些轿车，由全副武装的军警用警备车开路，驶向胜利大厦，去参加市政当局为“盟邦”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余新江冷眼望着一辆辆快速驶过身边的汽车，仿佛从车窗里看见了那些常到兵工厂去的美国人。这时，他忽然发现，最后一辆汽车高翘着的屁股上，被贴上了一张大字标语：“美国佬滚出中国去！”“呸！”余新江向那汽车辗过的地方，狠狠地吐了一口痰，然后穿过闹市，继续朝前走。

他沉着地转过几条街，确信身后没有盯梢的“尾巴”，便向大川银行5号宿舍径直走去。这里是邻近市中心的住宅区，路边栽满树木，十分幽静，新年里街道上也很少行人。他伸手按按电铃，等了不久，黑漆大门缓缓地开了。一个穿藏青色哔叽西服的中年人，披了件大衣出现在门口。见了余新江，微微点头，让进去。关门以前，又习惯地望了望街头的动静。

看得出来，这是个在复杂环境里生活惯了的人。

小小的客厅，经过细心布置，显得很整洁。小圆桌铺上了台布，添了瓶盛开的腊梅，吐着幽香；一些彩色贺年片和几碟糖果，点缀着新年气氛。壁上挂的单条，除原来的几幅外，又加了一轴徐悲鸿画的骏马。火盆里通红的炭火，驱走了寒气，整个房间暖融融的。这地方，不如工人简陋的棚户那样，叫余新江感到舒畅自由，但他也没有过多的反感。斗争是复杂的，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工作者，必须保卫组织和自己，工作需要，寓所的主人甫志高当然可以用这种生活方式来作掩护。余新江走向靠近窗口的一张半新的沙发，同时告诉主人说：

“老许叫我来找你。”

“是啊，昨天晚上看见对岸工厂区起了火，我就在想……”甫志高挂好了大衣，一边说话，一边殷勤地泡茶。“你喜欢龙井还是香片？”

“都一样。”余新江不在意地回答着：“我喝惯了冷水。”“不！同志们到了我这里，要实行共产主义，有福同享！”

甫志高笑着，把茶碗递到茶几上。他注视着对方深陷的眼眶，轻轻地拍拍他的肩头：“小余，一夜未睡吧？到底是怎样起火的？”

甫志高是地下党沙磁区委委员，负责经济工作。他关心和急切地询问工厂的情况，却使余新江心里分外难受。小余仿佛又看见了那场炽热的大火，在眼前哗哗剥剥地燃烧，成片的茅棚，被火焰吞没，熊熊的烈焰，映红了半边天。他一时没有回答，激动地端起茶碗，大口地呷着，像是十分口渴似的。

“别着急！”甫志高流露出一种早就胸有成竹的神情，宽解地说：“工人生活上的困难，总可以设法解决的。老许的意思，需要多少钱？”

甫志高停了一下，又关切地问：“你看报了吗？说是工人不慎失火！”他顺手拿起一张《中央日报》，指了指一条小标题，又把报纸丢开，“我看这里边另有文章！你说呢？小余。”

余新江浓黑的双眉抖动着，忍不住霍然站起来，大声对甫志高说：“什么失火？是特务放火！我亲眼看见的。”他记得，当他冲向火场时，遇到成

群的人从火场拥来。炮厂的支部书记肖师傅和许多同志都在那儿。两个纵火犯被全身捆绑着押解过来。工人们早把两个匪徒认出来了，他们是总厂稽查处的特务。

余新江像怒视着特务一样，看着对面的粉墙。过了好一阵，才转回头告诉甫志高：“两个纵火的特务，当场被抓住以后，供认出他们放火是奉了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的命令！”“第二处？”甫志高一愣。“那是军统特务组织啊！”

怒火未熄的余新江，没有注意甫志高的插话，他向前走了两步，语气里充满了斩钉截铁的力量：“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寺。工人的损失要敌人全部赔偿！”

他知道，失火以前，长江兵工总厂各分厂，早已出现了许多不祥的迹象。开始是大批军警开进厂区，强迫工人加班加点，后来又把煤厂工人的棚户划进扩厂范围，逼迫工人拆房搬家。现在，敌人纵火，更使斗争白热化了！长江兵工总厂所属各分厂的工人，今天要聚集到炮厂去。尽管厂方人员溜了，可是愤怒的工人，决心把厂方准备的扩厂建筑材料，搬到火烧场去，重修炮厂工人的宿舍。不得胜利，斗争决不停止！余新江攥起结实的拳头，在小圆桌上狠狠地一击，震得瓶里的腊梅纷纷飘落。

甫志高被他的情绪感染着，也很激动。虽然因为工作关系，他很少机会参加群众运动，然而对政治形势，仍是很了解的。

“是的。重庆的军火工业，占蒋介石全部生产能力的百分之八十！他要当好运输大队长，补充美国装备的大量消耗，当然要抓重庆！”甫志高眼珠闪动着，显出一种少见的激奋。“小余，你还记得吗？去年春天，《新华日报》停刊时，吴老就愤慨地质问过敌人：‘你看，我们的对面，就是你们的兵工厂。数月以来，日日夜夜赶造军火。请问这是干什么的？’美蒋反动派坚持内战，急于扩大军火生产，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了。这一次，我们党必须领导工人斗争到底！”“咱们重庆工人，不能拿自己清白的手，去给反动派当帮凶！”余新江大声说着，此刻他更加感到这次反对拆迁扩厂斗争的重大意义。“老许说，决定公开揭露敌人纵火的罪行，争取各方面的正义声援；并且在全市各厂发动工人募捐，在敌人赔偿损失以前，解决炮厂工人的生活困难……”“在捐款未到手时，我可以先设法……”甫志高没等到余新江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是啊，目前要维持几百户工人的生活，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地下党经济方面的某些开支，本来就是他责任范围以内的工作。

余新江直爽地点头，说出了当前需要的数目，又说：“老许讲了，你垫的钱，以后由捐款中归还。”

“没有问题，这笔钱明天就可以给你。”虽然刚过了年关，金融界头寸很紧，可是甫志高没有强调困难，反而主动提出：“如果不够用，还可以设法多弄一点。”

他望着余新江的浓眉和双眼，劝说道：“小余，你太疲倦了，休息一会儿，吃了饭再走。”他看看表，又补上一句：“我妻子买菜去了，就要回来的。”

他说，新年期间，他特地让雇佣的老妈子回乡去和家人团聚。这几天，就由他夫妇俩自己煮饭吃。

余新江没有留意对方的关切。他不太爱讲话，而且有一股除了工作，什么也不注意的劲头，只要有事，便连吃饭也忘记了。为了这，他的母亲常常埋怨他不该糟蹋身体。

老许也批评过他。可是这脾气，不是容易改掉的。偏偏现在，他又装了一脑子的的工作，更顾不得吃饭睡觉了。其实，老许的脾气和他差不多。今早上，听完余新江的汇报，连早饭也不吃，就赶到厂里去了；分手时还给他布置了许多工作。“还有一件事情。”余新江忽然注视着甫志高说：“老许想在沙磁区设一处备用的联络站。”

这个想法，是随着沙磁区各厂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来的。可是老许又不愿让这联络站和他分管的沙磁区委的其他工作混在一起，所以一直没有决定把这任务交给谁。回忆着老许当时深思的神情，余新江说明意图以后，他告诉甫志高：“联络站必须和群众工作分开，所以准备交给你管；老许想征求你的意见。”

“江姐马上就要走了，区里有意要我兼管一部分学运咧！”甫志高矜持地笑了笑，不再多说，他毫无难色地接受了任务。不管作什么，增加工作，现在都是使他高兴的事。

“沙坪坝一带是文化区，搞个书店还合适。经济问题也好解决。不过，还差几个店员。”

“老许已考虑了联络站的工作人员。”

“谁？”

“陈松林。”余新江介绍说：“工人同志，我的好朋友。”

“那太好了！”甫志高问：“他什么时候来？”“厂里的情况你知道……等几天才行。”

当他听到余新江说，老许原来考虑的也是开个书店时，他会心地微笑着，情绪更加兴奋了。余新江又说老许关照过，书店宜小，开成灰色的，不要卖进步书籍……“是啊，是啊！前几年，我搞过联络站。”甫志高点头微笑，然后把话题一转：“小余，最近一期《挺进报》你读了吗？”他顺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卷粉红色的打字纸来，余新江来到以前，他在家里正细心地反复研读这份地下党的秘密报纸。“毛主席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划时代的文件太鼓舞人了！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伟大的转折点，胜利的日子快到，我们地下党人就要苦出头了！”

甫志高挥动着手上的《挺进报》，从里面抖出一张写有密密字迹的纸头，流露出内心的激情。“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要怎样才无愧于伟大的时代？我们应该在群众运动中，在火热的斗争中，为党作出更大的贡献！一想到将来，我感到周身有用不完的力气……”

正说着，门铃忽然响了。他有把握地告诉余新江：“准是她买菜回来了。你知道她对你的印象很好吗？工人，又会写诗——她读过《新华日报》上你发表的短诗……”甫志高不让匆匆想走的余新江站起来，坚决地说：“她很想见见你。她炒点小菜，你一定爱吃。天气这么冷，我不能让你空着肚子，又冷又饿地为党工作！”说完，又热情地把从《挺进报》里抖出来的那张纸，塞到余新江手上，说明是他读了毛主席的文件后，花了两个通宵写的一篇学习心得，准备交给地下党刊发表，要余新江看一看，提些意见。

这时，门铃再次响了。甫志高这才笑嘻嘻地披上大衣，跨出了客厅。

沙坪坝正街上，新开了一家“沙坪书店”。

这家书店暂时还很小，卖些普通的书刊杂志，附带收购、寄卖各种旧教科书，顾客多是附近大、中学校的学生。

店员是个圆圆脸的小伙子，十八九岁，矮笃笃的，长得很结实。他是

从修配厂调出来的陈松林。离厂以后，便没有回去过，谁也不知道他当了店员。初干这样的工作，他不习惯；脱离了厂里火热的斗争，更感到分外寂寞。他很关心炮厂的情况，却又无法打听，也不能随便去打听。偏偏这书店还只是一处备用的联络站，老许一次也没有来过，所以他心里总感到自己给党作的工作太少。

书店是甫志高领导的，他仍旧在银行作会计主任，兼着书店经理的名义。最近，他常到书店来，帮助业务不熟的陈松林。他的领导很具体，而且经验丰富，办法又多，很快就博得陈松林对他的尊敬和信赖。

陈松林在这里没有熟人，每到星期一，书店停业休假，他就到附近的重庆大学去。

甫志高叫他送些上海、香港出版的刊物，给一个名叫华为的学生。于是，他和华为成了每周都见面的朋友。

今天，又是节假日，陈松林换了身衣服，把两本香港出版的《群众》卷成筒，用报纸裹好，带在身边，锁上店门，向重庆大学走去。

离开沙坪坝正街，转向去重庆大学的街口，他看见沙磁医院对面的青年馆，又五光十色地布置起来了，门口交叉地插着两面青天白日旗，一张红纸海报上写明是请什么教授主讲：“论读书救国之真谛”，还注明会后放映电影。陈松林瞥了一眼，便走开了。

校区的路上，往常贴满学生们出售衣物书籍等招贴的墙头，现在贴了许多布告。陈松林惊奇地发现，这些布告竟是号召同学为炮厂工人募捐的。一张最大的红纸通告上写着：“伸出同情的手来，支援饥寒交迫的工人兄弟！”还专门刊载了一篇通讯，介绍长江兵工总厂炮厂工人，因为拒绝生产内战武器和拆迁住房扩大工厂，被特务匪徒纵火烧毁房屋的经过。可是这张通告被涂上了反动口号：“打倒赤化的医学院！”“造谣！”

旁边又贴了另一种标语：“保卫言论自由，反对内战！”

附近还有许多针锋相对的标语，显示出不同势力间的激烈斗争。这和他刚才遇到的什么“真谛”之类的空泛演说，气氛大不相同。他还看见一些壁报，可是有的被撕破了，有的被肮脏的笔乱涂着：“奸匪言论”“侮辱总裁”“破坏政府威信”。给陈松林的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浆糊未干的《彗星报》，被撕得只剩下刊头画和半篇社论。社论的标题是：抗议扩大内战的阴谋。

陈松林听华为说过：重庆大学和其他学校一样，也在酝酿支援惨遭火灾的工人的斗争。谁想到，这一次来，学校里已经闹得热火朝天了！陈松林分外兴奋地沿途观看，又看见一张醒目的通知：

重庆大学学生自治会特请长江兵工总厂炮厂工人代表报告炮厂惨案之真相地点：学生公社时间：星期一上午九时

旁边还有一张刚贴上的：重庆大学三青团分团部敦请侯方教授主讲：论读书救国之真谛地点：沙坪坝青年馆时间：星期一上午八时半（会后放映好莱坞七彩巨片：出水芙蓉）“杂种，专门唱对台戏！”陈松林气冲冲地骂了一句。一看就明白，三青团想用肉感电影来争夺群众！对台戏，双包案，向来是他们惯会用来鱼目混珠的拿手好戏！

还有许多杂七杂八的招贴，一张法学院伙食团催缴伙食费的通知也夹在中间，陈松林顺眼看见“过期停伙！”几个威胁性的字，继续朝前走。

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阵的喧哗声，陈松林循声走去，只见林荫深处，一群学生拥挤在训导处门口。

成群的学生正从四面八方跑来，有的人还边跑边喊：“同学们！同学们！快到训导处来！……”

陈松林不觉加快了脚步，随着愈来愈多的学生，向密集的人群走去。他到底不是重庆大学的学生，不象别人那样急迫，许多从后面赶来的学生，互相询问着出了什么事情，都跑到他前面去了。等他赶到时，黑压压的人群已经在前面堵成了一道人墙，把训导处围得水泄不通了。他好象看见，华为也在人丛中，直往前面挤，一晃就看不到了。在最前面，一个清脆的声音，正在质问：“……同学们的安全，到底有没有保障？请问训导长！……”陈松林觉得这个女声很熟悉，一时又想不出说话的是谁。前面的人墙，使矮笃笃的陈松林踮着脚尖，仍然什么也望不见，更没法望见那个正在说话的女学生。

“不要喧哗！聚众要挟是不许可的。”一个故作镇定的干涩的腔调，从训导处里传来，截断了女学生的质问。“你们谁是代表？除了代表，都应该肃静！”

“我是文学院的系代表！”那个女学生的嗓音又出现了。“哪一系的？你的学号？姓名？”

女学生并未被训导长的追问吓住，声调清楚地回答：“中文系一年级，我，我叫成瑶。”

“成瑶？”陈松林吃了一惊。她不就是修配厂成厂长的妹妹么？这个姑娘，陈松林过去经常见到，也知道她在重庆大学念书，但是在他的印象中，她只是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很少提高嗓子讲话，现在，她竟然当了学生代表，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这样勇敢地申述同学们的要求。

“她是我们系的代表，让她讲！”

“嘘——”人丛中出现了一阵破坏者的嘘声。

“嘘什么？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你的嘴脸！”

“同学们，事情是这样的——”嘈杂声稍稍被压住，成瑶在众多同学的支持下，又继续发言了。她的声音更加清脆而沉着。“昨晚上文学院召开系科代表会，讨论支援炮厂惨案受难工人的各种提案，特务学生魏吉伯——”

“凭什么诬蔑好人？”人丛中又有人大声质问：“你有什么证据？”

“不是军统就是中统！谁不知道那个魏吉伯！”有人大声驳斥。

“不准喧哗！”房间里又冒出了训导长冰冷的声音。“只有代表才能发言，庄严的学府，讲话要有充分的根据！”“我当然有根据！”成瑶的声音更激烈了。“特务分子魏吉伯妄想破坏会议，失败以后，今天早上，他正在开黑名单，被我们系的同学当场抓住。同学们请看，这就是证据，他亲手写的黑名单！从他身上还搜出警备司令部的秘密命令！”

大学生们被激怒了。顿时，像爆发的火山，狂烈地燃烧起来：

“不许特务横行。魏吉伯在哪里，给我拉出来！”这是一个瘦高的学生，穿着蓝布长袍，站在陈松林前面，愤怒地喊。

“魏吉伯在训导长办公室里，我们要求学校当局严肃处理！同学们，请听我念一下，这是给他的秘密命令和他开的黑名单……”

“公审，公审！把他的相照下来，让大家看看！”“赞成！请法律系负责筹备公审！”

“同学们，不要感情冲动，请大家冷静，冷静！我们学术机关，西南的最高学府，既不能非法拘捕人，更无权审判……”训导长冰冷而带焦灼的声

音又出现了。

“请问训导长，开黑名单是非法还是合法？”

“训导长！啥子叫感情冲动？”又是那个穿蓝布长袍的瘦高学生在喊，陈松林看见他满脸涨得通红，分外激动。“同学们，堂堂学府，不容许特务横行。我们要求学校当局负责保证全校师生的安全！”

“赞成！赞成！”

就在这时候，有人发觉一个人影悄悄地从训导处后面的窗口上跳出去，慌张地逃跑了，接着就是一阵喊声：“魏吉伯跑了！”

“训导处放跑了特务！”

学生群众突然怒潮般地汹涌咆哮起来。

“跑得了特务跑不了训导长，我们向训导长要人！”“把特务交出来！交出来！”陈松林不禁也随着学生大喊。“同学们，抓住他！”尖锐的声音高喊着：“快，快点追呀！”喊叫的正是那个身穿蓝布长袍的高高瘦瘦的学生。他从人丛中冲了出来，激怒地撩起衣襟，第一个追向前去，立刻有成群的学生，应声跟着追去。那个穿蓝布长袍的瘦高个子跑得飞快，一直领先，而且距离被追的人愈来愈近了。

哦，要抓住那个特务了！陈松林不禁兴奋起来，朝追赶者走过的路，快步走去。他和在场的学生一样，很想抓到那特务。

飞跑的特务一转弯，跑进树林深处去了。遥遥领先的那个瘦高学生，正要冲进树林，却摇晃了一下，撩起衣衫的双手突然抱着头，站住了，身子一软便扑倒在地上。“这是怎么回事？”陈松林正在诧异，便听见人声喧哗：“特务行凶！”“同学们，快去救人呀！”仔细一看，树林里，果然有人影窜动，接着又传来一阵汽车引擎的响声，一辆吉普车，从林荫深处冲出，载着逃跑的特务和几个行凶的家伙，绕过校园，飞快地消失在远方。这辆吉普车，开来不久，刚才在训导处门口，陈松林还听到汽车响声，不过他和那些激动的学生一样，都没有注意到这辆汽车和正在发展中的事件的关系。

“《彗星报》主编被打伤了！”旁边有人在回答别人的询问：“我们是法律系三年级的。”

《彗星报》？陈松林敏捷地想了一下，便记起来了，他刚来还见过那被坏蛋撕掉大半张的进步壁报。被打伤的那个穿蓝布长袍的瘦高学生，原来正是《彗星报》的主编。

受伤的人，被救回来了，石块打破了头，血流满面，一群人扶着他，不住地喊着：“黎纪纲，黎纪纲！”华为也跟在人群中，他没看见陈松林，匆匆地跟那队沸腾的人群拥过去。

许多学生，再次聚集到训导处门口，大声叫喊着，要放跑特务的训导长出来答话。

愤怒的陈松林，什么也不想看了，绕过松林坡，径直朝华为的宿舍走去。他对那个受了伤的，被叫作黎纪纲的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和同情。

第二章

天色快黑尽了，顾客进进出出的似乎更多。每天黄昏，是买书、看书的人最多的时刻，书店里挤来挤去的都是晚饭后从学校出来的学生。陈松林忙着在人丛中取书、收钱、找钱，无暇细听那些学生嘈杂的闲谈。

书架前面，一个戴四川教育学院校徽的学生，正对身旁一个中学生模样的青年，谈到重庆大学的情况。他们的谈话，引起了陈松林的注意。

“重大要罢课？为啥子？”那中学生问。

“特务行凶……”

陈松林正要听下去，一个顾客举起两本书，在叫他收钱，只好又跑了过去。

几个钟头里，陈松林从一些零散听到的对话中，大体上可以做出判断：前些时在重庆大学训导处前面亲眼见到的那场丑戏，引起了学生的愤怒。可能要罢课了，沙磁区其他学校也在酝酿响应支援。这情况使他觉得高兴，因为工厂、学校不断发展的斗争，和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的局面，定会叫敌人手忙脚乱，无法对付。

夜渐渐深了。陈松林在忙乱中逐渐察觉到，顾客已经减少了许多。这时，甫志高跨进书店来了，他也像普通的顾客那样，在书架上东翻翻，西看看，浏览着图书。甫志高到书店来，是有目的的。

他一进店，就注意到，在一个书架旁边，果然有个头发长长、脸色苍白的青年，正在聚精会神地读着一本厚书。看来他已经站了很久了，瘦削的脸在灯光下更显得阴郁晦黯。甫志高在暗中怜悯地注视着他。这青年，大概就是陈松林提到的那个人吧？

快到关店门的时候了，那青年还在专注地阅读。甫志高看出陈松林无意去打搅那青年，因为他告诉过小陈：喜欢看书的顾客，应该特别照顾；对这个似乎有满怀苦闷的青年，更要耐心接近。

这个青年最近时常来书店，有时是上午，有时是下午或晚上。一来，就站在书架下默默地看书。他看的多半是文艺理论和翻译小说，看出了神，有时竟情不自禁地读出声来，惹得旁边看书的人，不耐烦地盯他两眼。间或，他也买一两本廉价书。甫志高听陈松林说过，他买那本《萧红小传》时，感叹地说，萧红是中国有数的女作家，是鲁迅先生一手培养的，可惜生不逢辰，年纪轻轻的就被万恶的社会夺去了生命。

这青年衣衫破旧，举止有些寒伧，看样子不像学生，大概是个小职员吧？不过，要是职员，他怎能一天到晚不去上班，把时光都消磨在书店里？甫志高几次想问，却不好启齿。

他知道过于冒昧的关心，有时反会引起对方的误会。

陈松林清理着图书，自然地走近了那青年。甫志高看出小陈有意去找他攀谈，心里不由得满意地想到：这小陈虽然年轻，倒是听话，而且机灵，好好培养一些时候，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助手。此刻那青年仿佛有些羞赧，低着头悄悄看书。甫志高看出他多少有点担心：一天到晚白看书，会不会遭到店员的白眼？陈松林慢慢走近他，尚未开口，那青年便发觉了，有点慌乱地把书送到陈松林面前，小心翼翼地辩解着：

“书，我没有折皱。”

陈松林笑了。“你喜欢高尔基的作品？”

“咳，爱看。”青年苦笑了一下，样子怪可怜的。“太厚了，我买不起……”

“你贵姓？”

“姓郑。”青年下意识地把手压住胸口，像自卫一样地望着对方。“我住在——重大。”

陈松林大概也发觉了那青年戒备的神情，淡淡地说了句：“你请看书吧。”便走开了。

又过了一阵，书店里只剩下两三个顾客还在看书了。甫志高便走过去，对那青年亲切地打声招呼。近来，他对接近群众，也是很有兴趣的。

“这边电灯亮些，坐下来看嘛。”

青年仿佛再次从小说的情景中被惊醒过来。他定一定神，赶快把高尔基的《母亲》还回书架，用深深的歉疚的目光，望着甫志高说：

“对不起，耽搁了你们的休息时间。”

“没关系，你看书吧。”

“太，太晚了，对不起……”

青年留恋地跨出书店，走向茫茫的暗夜。甫志高望着那瘦骨伶仃的背影，无限同情地沉思起来。

关好店门以后，甫志高便到楼上那一小间陈松林的寝室去了。他坐在陈松林那张小书桌旁，翻阅了一下小陈的读书笔记，他发现，小陈很用功，虽然文化不高，但做的《大众哲学》笔记很认真。笔记本的封面上还写了几行自勉的话。合上笔记本，甫志高点燃一支烟，深深地思索起来。他平素不大抽烟，近来因为工作顺利，精神比较兴奋，有时就抽上一支两支。

书店开业有一段时间了。他早就想找个机会和小陈深谈一次。随着全国胜利形势的逼近，他心里的许多打算，现在应该尽快地着手进行。有些事情，过去也曾想过，但总嫌太遥远，太空泛，有些渺茫；不像现在这样，可以想得很多，很具体，而且有条件和机会去力争实现。过去，他作过一些工作。特别是抗战初期，刚刚入党的那段时间，当时许多学生运动，他都参加过，而且经常抛头露面。不过皖南事变以后，环境恶化了，他不能不隐蔽起来。及至他在银行界有了一些发展，并且为党负担了一些经济工作的责任，他便再也得不到参加群众运动的机会了。最初，他对白色恐怖下的新的工作方法，是不习惯的，在最艰苦危险的黑暗年代，党和他只能保持单线联系，几个月才能和上级见一次面，也使他产生过苦闷。后来，他终于习惯了新的工作方法，习惯于利用各种上层关系和银行界的生活方式来掩护自己。他熟悉了地下工作的某些规律，他和他妻子一直安全地住在银行宿舍里，从来没有暴露过身分，也没有给党引起过任何麻烦，相反地，组织上付托他的事情，他都尽力地做了。

最近一些时候，甫志高对长期宁静的生活，渐渐地不能满足了。作为地下工作者，他渴望着参加更多的斗争。当然，这和年轻时那种热情冲动是完全不同了。这种急于参与活动的情绪，在他反复研读《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以后，变得更加明显和强烈。革命发展到转折点了，多少年来的革命斗争，眼看就要胜利了。急于工作的愿望，使他异常兴奋，几次向党要求担任更多的工作。虽然区委书记江姐在移交工作时，将他希望接管的学运工作交给了新调来的同志；但是老许却把建立备用联络站的工作交给他了，这是件秘密的工作，区委的同志都不知道这件事。也许老许的想法和他的不完全相同，但不管如何，甫志高觉得，这是党对自己的信任。因此，他决心把党委托的一切工作做好，不管是金融界的，还是联络站的。他还希望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例如办好书店，进而在文化界取得新的发展等等；因

为做文化工作也便于隐蔽，较少暴露的危险。目前，他并不害怕困难，但是感到缺少助手，他对年轻热情的陈松林特别重视，希望他迅速成长，帮助自己在活动中作更多的事情。

楼梯在响，打断了甫志高的思路，清理完书刊的陈松林上楼来了。

甫志高回头注视着年轻单纯的助手，缓慢而有兴致地问：“小陈，近来工作安心了吗？”

陈松林憨直地苦笑。

“一天到晚气力用不完，倒是干锄头还强些！”“你还挂念工厂？”

“炮厂闹成啥样了？”陈松林一点也不掩盖，冲口说道：“让我回厂去看看嘛！”

“听说还是僵持着……”甫志高很久没见到余新江，也不很了解情况。“不过，全市工人的支援，声势倒比前些时候大得多了。”

陈松林眨着一双圆圆的眼睛，想听下去。他没有听到更多的消息，只好长长地嘘了口气，靠在床边上坐下。

“小陈，你不安心工作？”甫志高微笑着，猛然问。“不是！”陈松林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党叫干啥就干啥，只是……”他的拳头结结实实地在床边上捶着，补充着他未说完的意思。

象这样的年轻同志，刚脱离熟悉的环境，担任这种新的、特殊的任务，多少有点不习惯，是很难怪的；自己当年刚脱离群众运动转入长期隐蔽时，何尝不感到苦闷？甫志高并不急于说更多的话，只是默默地抽烟，端详着面前的年轻小伙子。

“书店多久扩大？”陈松林忽然问。因为甫志高说过：书店开业以后要逐渐扩大，不仅作备用的联络站，而且在文化方面，也要作些工作。书店扩大，业务增加，再有一两个同志来作店员，都是陈松林求之不得的事。

“我找你正是为了研究这个问题！”

对着小陈睁大了的圆眼睛，甫志高目光闪闪地告诉他：“我们扩大书店的着眼点，是给党作更多的工作。既完成联络站的任务，又秘密地卖进步书刊。你想想看，当那些读者激动地从你手上得到新的知识和各种宝贵文件时，你不是为党作了更多的工作吗？”

“……”小陈睁着圆眼睛，望着甫志高。

“而且，”甫志高接着说，“我们的读者，大半是求知欲最强的青年学生。他们渴望追求真理，追求战斗的人生。因此他们渴望找到走向光明的指路人。我们的光荣任务就在这里。把书店办好，多少发挥一点过去《新华日报》和那些进步书店的作用，在今天是特别迫切的工作！”

说到这里，甫志高忍不住告诉小陈一些他不很知道的事情，特别是最近农村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城市大量抽调干部下乡支援农村……甫志高说：这一切都要求每个人，充分认识时代的特征，放手地开辟各种工作。

听到这里，陈松林很自然地联系到自己的业务，他焦急地询问：“那么，书店为什么还不扩大？”

“事情要考虑周详以后再动手，才能够事半功倍。”甫志高缓缓地，但是胸有成竹地说：“现在就着手筹备，扩大我们的书店吧！”

甫志高又燃着一支烟，沉思了一下，“我还有个新的考虑：书店扩大以后，如果再出版一种文艺刊物，团结进步青年，作用也许更大……”

这个打算，陈松林的确没有想到。忙问道：“上级都同意了吗？”

甫志高坦然地回答道：“你说咧？凡是对群众有利的工作，我们党何曾拒绝过？作为一个革命者，特别是地下工作人员，应该有远大的眼光和气魄，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自觉地为党贡献一切力量！如果一个地下党员，看不见明天，看不见胜利，不敢挺身为党为群众献身，只是坐待党给他安排工作，那就不是一个真正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

兴奋的陈松林完全被工作、理想、未来吸引住了。他听着侃侃而谈的甫志高讲话，很自然地把这位新的上级和余新江对比起来。余新江和他是从小的朋友，一起在修配厂当过童工。余新江比他大几岁，参加斗争也比他早，从来对他都很严格，调动工作的时候，还严格地告诫他，离厂以后，不准和过去的任何朋友、同志往来。可是，甫志高的性格和领导作风却完全不同，一直鼓励他大胆工作，而且关心、体贴，很少说句重话。

陈松林有时也感到和新的上级之间有一种说不出的性格上的小距离，他把这种距离归之于接触不长或者是自己对知识分子的某种隔膜，后来索性不去多想了。因为他觉得，对上级是不应该乱加猜测的，对于领导作风，更不能强求一律。何况，他对甫志高对他的领导和帮助，心里还相当满意。

忽然，他又想到：甫志高大概还没有吃晚饭吧？当甫志高的话告一段落时，便问道：“我又忘记了，你今天吃过晚饭没有？”

甫志高笑了，谅解地说：“我怕你又不招呼我吃饭，所以今天是吃了晚饭才来的。”稍停了一下，又说道：“天气冷，喝杯酒暖和暖和也好。”

陈松林买了些酒菜回来，在书桌上摊开，两人便对坐在桌边，边吃边谈，毫无拘束。

他们谈论着工作、学习、生活。甫志高像个温和的老大哥，亲切而又耐心地倾听陈松林谈论自己的理想。话题再次转到书店、刊物、当前工作以后，甫志高问起了黎纪纲的情况。那次陈松林在重庆大学见到那个被特务打伤的《彗星报》主编黎纪纲之后，向甫志高汇报过，他照着甫志高的吩咐，已经作了一些工作。《彗星报》，陈松林看过几期，内容是进步的，也和另一些学生办的壁报一样，有些话说得很“左”。

“华为和他的关系怎样？”甫志高突然问。

“他们今年才同宿舍，接触不多。”陈松林说：“华为说他向来很红，去年‘六一’大逮捕时，黑名单上就有名字，差点被抓去了。”

甫志高沉思了半晌，告诉他：“以后你和黎纪纲的接触，尽量少让华为知道。”

陈松林点头。他从这话里猜想得到：华为大概不是甫志高领导的，否则，前次汇报了情况，他就会直接通知华为就近作工作，而不会叫自己去接近黎纪纲了。

陈松林看见时间不早，收拾了一下碗筷，便去拿起面盆，准备下楼打水。

“你到哪里去？”

“打水给你洗脚。”

“算了，小陈。”甫志高阻止了他。“末班车进城，还有十来分钟咧。”

“这样晚了，你还回去？”

“我有事。”甫志高没有多作解释。

临走，甫志高看了看快快地望着他的小伙子，笑了一下：“下次再谈吧。小陈，你工作很努力，将来会有成绩的，你很听话，进步很快……”他没有

再说下去，因为他也知道，过多的赞扬，对年轻同志的成长没有什么好处。

到了楼下，甫志高在书架旁边站了一下，忽然又颇有深意地说：“小陈，那个看书的青年，怪有意思的！你要设法多和他接近。”

“我也想过，”陈松林说：“可是……”

“可是什么？”甫志高打断了他的话。过去陈松林提起这青年常到书店的事，他也反复考虑过，确信这新开业的书店，没有任何可以引起敌人注意的地方。今天他又亲眼见到了那青年，他相信自己的眼力很准，不会看不透那年轻人。“这个人，我估计是个失业青年。小陈，刚才我还说过在胜利的形势下，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广泛地联系群众，尽一切可能扩大革命力量，才是我们迎接革命胜利唯一正确的路线……”

陈松林不再说话，准备去开店门。但甫志高不忙着走，他兴致勃勃地又说道：

“现在是1948年，全国胜利前夕，只要不是只看着自己鼻子尖过活的人，都应该看见，这和我们过去搞革命的时代大大不同了。可是，我们不止是观察家，看到就够了，我们是革命者，还应当把远大理想和现实工作结合起来。条件不同，秘密工作需要更多的警惕，但也不能把自己束缚在小圈子里。秘密工作不能脱离群众、脱离斗争而孤立地存在；密切联系群众，对秘密工作说来，也是必需的，因为它可以受到群众的保护！”

小陈，我相信你是会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的。”

甫志高微笑着和小陈握手，然后，拉开了店门。

过了几天，小陈又到重庆大学去。刚走进华为那间摆着一二十张双层床的宿舍，便看见那个常到书店的青年，躺在黎纪纲的床上，拿着本书，专心一意地读着。

陈松林记得，他第一次遇到黎纪纲，就是在这里。黎纪纲躺在床上，扶他回来的同学们，正用毛巾浸湿冷水帮他止血。此刻，他觉得奇怪，看看宿舍里没有什么人，所以一见到华为就向他低声打听这青年的来历。

华为的年纪，比陈松林大不了多少。他说：“听黎纪纲讲，是他的表弟，失了业，暂时住在这里。”“哦，黎纪纲的表弟！”小陈低声笑起来：“难怪他经常到书店看书。”

“你打听他干甚么？”华为有点诧异，追问起来。“他是书店的老主顾。”陈松林没有多作解释。他记得甫志高的叮咛，不肯再说什么。

这时，黎纪纲回宿舍来了。他带来两个馒头，递给正在看书的年轻人。

小陈见了这情景，发自内心的同情心，使他忍不住对华为说：

“你看，几个馒头就过一天，这是啥子生活哟！”

华为也有同感地转过脸去，望着那个正在大口大口地吞咽馒头的青年。

一个学生走进来，在华为耳边谈了几句话，华为便和他一道出去。临出门时，他对陈松林说：“我一会儿就回来，你中午就在学校搭伙。”

陈松林独自坐了一阵，翻了翻报纸，又从华为的暖水瓶里，倒了一杯开水，坐在床边喝着。

“表哥，你怎么不带点开水回来？”

这声音很自然地引诱着陈松林的视线，他看见那青年放下一只空的漱口缸。陈松林踌躇了一下，便倒了一杯开水送过去。

“啊，你多久来的？”黎纪纲高兴地代他表弟接过杯子，回身又为他们介绍。“这是小陈，陈松林，我新近结识的好朋友。这是我表弟，郑克昌，

小郑……他从邮局出来，正在托人找职业。”

郑克昌抬头看看陈松林，慢慢伸出手来，依然有点羞赧地说道：

“我们见过……在书店里。”接着，又苦笑了一下，“我常常去看不花钱的书。”

“啊！你们早就认识了？”黎纪纲似乎有点诧异。“不熟……”郑克昌不好意思地解释着：“他——他找我谈话，当时我怀疑……为什么老是注意我……”陈松林忍不住朗声大笑：“没有想到，现在我们成了朋友！”

“是呀，我们是朋友了。”

两个人高兴地握手，黎纪纲在旁边微笑着。

“你们这里真有点挤，”陈松林看了看窄小的床铺，“两个人，一个铺，怎么睡啊？”

“是呀！”黎纪纲抱歉地说：“没有办法，只好暂时挤一挤。”“晚上表哥多睡一些时候，”郑克昌也歉然地解释说：“我反正没事，夜里就看看书，白天他上课去了，我再睡一会儿。”“你们这是轮流睡觉法！”

三个人一齐笑了起来。

“我去打点开水回来。”郑克昌喝完了水，慢慢说。“算了。”陈松林指了指斜对面华为的床铺，“那边还有大半瓶。”

郑克昌还是拿起空水瓶，缓缓地走出去了。

陈松林和黎纪纲漫谈了一阵，小陈说到《彗星报》办得不错，最近几期他都看了。

“要把刊物办得有水平，很不容易。”黎纪纲思索着。“如果有钱，多订点杂志，买些理论书籍来参考，《彗星报》也许办得更好些。”

小陈笑了笑。“有些上海、香港出的刊物，你看过吗？”“最近没有。”黎纪纲说：“过去读过上海出的《文萃》，很不错……前些时候，有人送了我一本歌剧《白毛女》，真是感动人！”

“这本书我也看过。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陈松林忽然问道：“你想看港、沪出的刊物吗？”

“找不到呀！”黎纪纲歉然地说，脸色微微发红。“找得到。”小陈低声说着，摸出一本《时代》，交给了他。“你要注意，别让人发现了！”

“当然。”黎纪纲激动地握着小陈的手：“真谢谢你！”陈松林又摸了摸口袋里装的《挺进报》，甫志高交代过，可以送给黎纪纲看。可是小陈没有拿出来，他不急于一次给他太多的东西。

黎纪纲掀开蓝布长袍，把《时代》卷起来，放进内衣口袋。小陈偶然一瞥，发现他那内衣口袋里，露出了一些粉红色的打字纸的边沿。啊，那不是《挺进报》！原来黎纪纲已经有《挺进报》看，不需要再送给他了。黎纪纲抬起头来，仿佛发现小陈正在注视他的衣袋，他立刻放下衣襟，不自然地迟疑了一下，终于对陈松林诚恳地说：“小陈，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不过你经常带这些东西，很危险，最好谨慎一点……”

停了会，他又接着说：“港、沪刊物，以后也不必经常带给我看。”

这些话，使得陈松林的感情和他更加接近。

“小陈，吃饭去吧。”是华为的声音，他站在门口，和黎纪纲点点头，把陈松林叫走了。

在去食堂的路上，华为略带责难地说：“你怎么冒冒失失到学校里活动起来了？”

陈松林正要解释，迎面走来一位姑娘，蓝旗袍，短大衣，头发剪齐耳根，圆圆的脸蛋上，笑盈盈地现出两个酒窝。她一见陈松林，就把书包一甩，像要打他似的，笑道：“小陈，到学校来玩也不看看我。上回在训导处门口，特务气势汹汹地吓人，你也不给我撑撑腰！”

陈松林吃惊地望着她：“你，怎么知道？”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成瑶笑盈盈地斜视着华为，华为忍不住也笑了。

“算了吧，一道去吃饭。”

“我吃过了，马上就回家去。”她把一卷钞票交给华为：“给炮厂工人募的捐款，刚才收到的。”

“帮我问候厂长。”陈松林睁大眼睛望着捐款，若有所思地说。

“当然咯，还有小余！”成瑶笑着，回头伸出一只洁白的手，向着华为。

“给我的东西呢？拿来！”

华为四面看看，附近没有人，便迅速拿出一叠粉红色的打字纸，递给了她。成瑶敏捷地把它塞进书包，一扬手，又把书包甩在陈松林脸前一晃。

“再见！”

话声未完，她就一阵风似的跑开了。

第三章

一条小小的轮渡划子，慢吞吞地游动着，在江心里挣扎了好半天，还靠不拢岸。

牛角沱码头上挤满了等候过江的人。成瑶排在一个老太婆背后，性急地蹬着脚，又踮起脚尖朝前望。前面，一条线的人头一直排到趸船边。趸船上站着两个戴黑眼镜的人，嘴角上叼着烟卷，在那里指手划脚。这两个家伙是干啥的？以往渡江时好象没有见过。

很可能是两个特务。等轮渡划子靠了岸，旅客下船时，果然不出所料，两个家伙正在盘查往来过江的旅客，怪不得不是热天也要戴上膏药眼镜。成瑶不觉把手紧紧按住书包，象是书包里有什么宝贝怕人抢劫似的。过了许久，才轮到成瑶上船。前面那个老太婆迈着小脚，一步一步地踏着动荡的跳板，不住摇晃。成瑶立刻机灵地上前去扶住了她。

“走快点！”戴膏药眼镜的家伙猛喝一声。

成瑶望了特务一眼，扶着老太婆踏上趸船，后边又有人挤过来。盘查的特务立刻拦住几个工人搜查，放过了她和老太婆。

过了江，北岸高高的石级，爬得成瑶直喘气，衬衣有点湿了，江风吹来，背心凉飕飕地很不舒服。擦擦额角上冒出的汗珠，渐渐望见了一座熟悉的烟囱的上半截，到家了！

她高兴地跑完最后一段石级，顺眼望了一下远处炮厂工人的宿舍区域，那片火烧场上，出现了一列列快要完工的房屋。她回头便跨进那座挂着“长江兵工总厂修配厂”牌子的工厂大门。

和前几次回家一样，仍然听不见嘈杂的金属撞击声和电动机嗡嗡的低鸣，厂里全是静悄悄的。成瑶不管这些，朝一座小小的灰色砖房的楼上直跑。

“妈妈！二哥呢？”

象只百灵鸟似的，成瑶在二哥的寝室窗口望了一眼，回头闯进妈妈的房间。

“啊，瑶儿，你回来呐！快坐下来喝杯水，看你满头大汗，象匹野马！”妈妈说着，体贴地拿起面盆。“我给你打盆水洗洗脸。”

“二哥在哪里呀？”

“刚从总厂开会回来，又到办公室去了。”

“各厂工人都罢工，总厂开会有啥用？”成瑶跳起来就跑。“死丫头，鬼打慌了！”妈妈溺爱地骂着，跨出房门，扶着楼栏杆喊：“回来洗脸！”

“我找二哥！”

女儿头也不回，刚刚转过弯，便见余新江迎面走来。成瑶一把抓住他，高兴地问道：“小余，火烧场上新房子快修起了！明天我再去帮他们搬砖，你去不去？”还没等到回答，她又兴冲冲地说：“我们学校还在给炮厂募捐咧！”余新江微笑着，没有说话。

“你再给我讲点工厂里的事，同学们就是想多听点！”余新江点点头，“先找你二哥吧。”

“二哥在哪里？”

余新江朝办公室一指，成瑶放开手就跑。她刚跑了两步，忽然又回过头来，故意放低声音说：“陈松林问候你。你们两个硬是城隍庙的鼓锤——一对！”

吃罢晚饭，成瑶挽着她二哥——成岗的手臂，从饭厅出来。成岗和他伶俐活泼的妹妹不同，宽肩，方脸，丰满开阔的前额下，长着一双正直的眼睛。他是中等身材，穿一件黄皮茄克，蓝哔叽灯笼裤套在黑亮的半统皮靴里。领口围着紫红色围巾，衬托出脸上经常流露的深思的神情。两兄妹亲昵地踱到楼口的阳台上，向远处了望。这地方，面对着嘉陵江，风景好，地势高，差不多每次回家，成瑶都要习惯地把二哥拖到这里，向他讲学校里最近发生的事情。

夕阳斜照着流水，碧绿的江面上摇曳着耀眼的金光，成瑶无心去看这些，她兴奋的脸蛋在晚霞中映满了光彩。“二哥，别看嘉陵江了，你听我说嘛！”

“你说吧。”成岗的目光正望着远处的一片红岩，不肯移开。那是中共办事处住过的地方，有名的红岩村。

“二哥，我跟你说嘛！许多同学都要走了……”

成岗猛然回头，看着妹妹，妹妹端正的鼻梁上面，一双秀目，认真地看着他，等待回答。从那双认真的眼光中，成岗发现这个少女已经不再是唧唧呀呀的乳雏，她已成长为一只练羽的海燕，只待一声春雷，就要冲向暴风雨！成岗略带几分激动地凝望着妹妹。

“真的！到农村去，马上就要出发。”妹妹说得很兴奋，一双晶亮的眼睛珍珠般地闪耀着，好像她憧憬过多日的，那些未必能实现的美梦和幻想，都有可能如愿以偿似的。

她渴望和派到农村去的同学一样，去参加农民起义，参加武装斗争，到山上打游击，直接消灭反动派，过那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战斗生活。可是看

到哥哥一直没有回答她的话，少女明澈的眼光很快就变得暗涩了。她的心情忧郁不安，茫然地自语着：“你一定又说我年轻不懂事，不让我去……”

成岗方正的脸上，表情没有什么变化，妹妹的心事，他已经猜透了，但他并不急于插话。

“二哥，我们班上走了三个，最近还要走……我多么希望……”

“希望总是有的。但是希望不是幻想。”

成瑶看了看二哥，也把目光投向那金光闪烁的江涛。她不太满意二哥这种抽象的回答。她觉得自己向往的是新生活，而不是幻想。

“我考虑一下再回答你吧。”成岗终于给了妹妹一线希望。停了一下，他又问道：“小妹，你们还在罢课？”“我正要告诉你咧！”妹妹又兴奋起来，“学校已经被迫开除了那个姓魏的，而且不得不宣布保障全校师生的安全。听说教育部还来电报查问，弄得学校当局很伤脑筋。”“教育部？”成岗微笑了。

“教育部会查问什么？你们又发快邮代电，把事情闹出去了？”

妹妹点点头：“学联还在上海的报纸上登了通讯……警备司令部一看着慌了，怕事态扩大，连忙写信来说：‘该生密报校友，纯系发泄私愤……’还厚着脸皮声明什么：‘本部并无干涉校政之初衷……’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活见鬼！不过魏吉伯还是没有交出来，他们说：‘本部查无此人；一有下落，当即函告’……”

成瑶说着，忽然想起了什么，话头一转：“哟，我的书包咧？我的书包咧？”一边叫着，一边慌慌忙忙地离开了阳台。“你到哪里去？”

“拿书包，给你看个东西。”

成瑶很快就转来了，带着神秘的语调说：“专给你带回来的！只许你一个人看！”

成岗微笑着，向成瑶伸出手；成瑶双手按住书包，又提出条件：

“你马上看，看完就还我，明天我要还他……”“……还他？他是谁呀？”成岗带笑地问。

一片羞涩的红云，使成瑶低下头去。成岗却一下子抢下她的书包，边笑边把手伸进去找东西。

“鬼丫头，别想捉弄我，我来检查你的秘密！”

成瑶急得涨红了脸，摇着肩膀和双臂，鼓起腮巴叫喊：“把书包还我！”

成岗从书包里翻出一叠粉红色的打字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全是油印的字迹，他翻开一看，第一页上清楚地印着几个鲜明的红字——《挺进报》。

“《挺进报》？”成岗迟疑了一下，沉下脸问：“把这拿回来干啥？”

“给你看的。”

成岗摇摇头，声音里带着妹妹难以理解的责难：“谁叫你带回来的？”

成瑶惶惑地望着成岗。她满腔的热情，被迎头的冷水浇灭了。但她昂然挺立，不肯让步。

成岗指着《挺进报》严厉地说道：“这东西以后不准带回家来，给人发现了可不是好玩的事！”

妹妹像受了天大的委屈，激动地反驳着：“我没有碰到危险！”

“你太冒失了。”成岗摇了摇头。“这不是勇敢而是冒险！难道你没有看见到处都在搜查《挺进报》？车站、码头，到处都有特务！”

激动中的妹妹，看到二哥越冷静，心里越是生气。她倔立着，简直被这种冷静激恼了。